

资质通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魏書襄陽太守王粲字季羆南陽人也

勅編集

後晉紀一 北漢 一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天福元年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以幕職分判吏戶

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為雍王 癸丑唐

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

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翰

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

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



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薊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薊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拊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

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詔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踈之也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景通爲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 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

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廷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

反在且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
出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
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瑭為天
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
使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
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越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
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
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
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
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
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
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

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
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
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
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
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
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
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
決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
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
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
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
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

踈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
瑋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
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
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
武廷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
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
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
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
晉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
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瑋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
邑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
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功何不潛遣人通意

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
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訖瑋謂元
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
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
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踈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
訖瑋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帥步騎五
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節度使充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 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奪人財
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
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
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
軍府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六月庚

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 辛酉吳大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為門下侍郎參政事 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以張劼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 石劼瑋之子右衛上將軍重劼皇城副使重裔聞劼瑋舉兵匿於民間并中弟沂州都指揮使劼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劼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劼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

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
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于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
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
斬之 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
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
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廬
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
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
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
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俟
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

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

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
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
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
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
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 戊寅
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為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
趙德鈞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
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
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
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
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

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
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
誘脅審琦洛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
先遣人謂劼瑋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劼瑋遣人馳告曰南
軍甚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未至契丹已與唐
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劼瑋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劼達
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
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
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
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
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劼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
丹亦引兵歸虎北口劼瑋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劼瑋盡

殺之是夕，訶瑋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訶瑋，手恨相見之。晚，訶瑋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訶瑋甚歎。伏壬寅，訶瑋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訶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訶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

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
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
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
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
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
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
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此日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
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
爲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
亂不敢束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
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
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

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
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
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鄆之子也潛自通於石
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
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
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
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
軍康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
思立晉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
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
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
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

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
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
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
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
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
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
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
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
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
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
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
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

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宗望之子也 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癸巳吳主詔齊王徐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西都 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勢傾州縣彰武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

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閱之于
野景巖潛使人撓之曰契丹彊盛汝曹有去無歸衆懼殺漢章
奉景巖為留後唐主不獲已丁酉以景巖為彰武留後 契丹
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具
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
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
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
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
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大赦救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
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
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
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為翰林學士軍城都巡

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纜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

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
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
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
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
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
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冢末之利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
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
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
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
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
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
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

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
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爲言趙德
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我燕人也知德鈞之爲人性而無謀但於
守城差長耳況今內甚要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
肯爲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
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
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
在圍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曰龍敏之
志極壯用之晚矣 丹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廊
州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
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桮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
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

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旦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効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帝以

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
勞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
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州
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國如此何為
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
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
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爲
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爲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
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
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
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
重貴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

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
苻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
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
天雄軍府尚宇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
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
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顛適幾欲抽佩
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
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
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
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
衆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
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

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五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

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
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
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
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
主復以為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
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
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今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
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
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
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
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弃也初張劼
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劼達死

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
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
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
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柰何主是承肇
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
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
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
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
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贇華於其
第 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
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 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
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

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度河奔于北軍諸將謂
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
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
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
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
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屍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
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
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
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
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
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比還復業初帝在
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

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之壬午百
官入見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
中外官吏一初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
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渚孫樞密使房暉宣徽使李專
美河中節度使韓昭渚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
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
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
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閩人聞唐主之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
之聞也將如吾君何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温及
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之族
其家 辛卯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姚顛為刑部尚書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
運在鎮五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為靜難節度使帝與契丹修
好恐其復取靈武癸巳復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成德節
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
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
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
焚掠州城 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張朗將其
衆入朝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為吏部尚書
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
職寧以避事見弃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帝聞平盧節度
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 改興唐
府曰廣晉府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為契丹所立自以本

契丹叛將辛丑奔鎮奔吳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宋書卷一百八十一 齊書卷一百八十一 梁書卷一百八十一 魏書卷一百八十一 陳書卷一百八十一 南齊書卷一百八十一 北齊書卷一百八十一 周書卷一百八十一 隋書卷一百八十一 唐書卷一百八十一 五代史卷一百八十一 宋史卷一百八十一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 清史卷一百八十一 光緒二十九年

勅編集

後晉紀二 起強圉作靈盡著 雍闢茂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

安重榮為成德節度使以秘瓊為齊州防禦使遣引進使王景

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

丙辰重榮奏已視事景崇邢州人也 契丹以幽州為南京

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

不責琦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

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齊入腹以問張生張
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
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雖奉表請降內
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
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
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戊寅以李崧
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
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
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帝推誠弃怨以撫藩鎮卑
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
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
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牙城曰宮城廳堂

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
樞判官黥人周廷玉為內樞使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置騎
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吳主以盧文進為宣武節度使兼侍
中 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瑑如西都冊命齊王王受冊赦境內
冊王妃曰王后 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
珣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 契丹主自上黨歸過雲州大同節
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
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
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
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
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
役屬焉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衆西徙媯州依劉仁恭

父子號西奚去諸卒子掃刺立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刺姓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逐不魯獲罪於契丹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刺立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拽刺迎降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掃刺逐不魯負我皆命殺其骨磔而颺之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為汝除代令汝南歸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鬱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答彥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珎

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珣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珣請輸兵仗出判温州元珣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珣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爲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珣謀議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珣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珣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珣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珣元珣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跡以安反側今宜効之元瓘從之或得唐潞王膺及髀骨獻之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

帝遣使詣蜀告即位且叙姻好蜀主復書用敵國禮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

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
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關東巡汴州 吳徐
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溫曰太祖
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 庚辰帝發洛
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爲東都巡檢使 漢主以疾愈大
赦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 夏四月
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
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傳爲世子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爲丞
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楊光遠
兼侍中 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又
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 五月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
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丙辰敕權署汴州牙城曰大寧宮 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
郡王以安其意 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己卯詔太社所藏唐
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
為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 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
遷卒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
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
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
之甲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
彥饒奏延光遣兵度河焚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
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丁
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戍戍遣侍衛
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

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銳為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為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竒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帝為之致書契丹主請之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巒歸以為武寧節度副使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為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為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為魏府西面都部署軍士

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恐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

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言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寡爲差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專務聚斂無有盈厭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 范延光遣使以蠟九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

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奔吳爲人所
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爲之備延濟等
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知其
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
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
不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
部分柰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
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
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悵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
出大呼於外諸軍事掇甲操兵誼諫不可禁止奉國左廂都指
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
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

此去行宮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苻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荆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

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僕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
其情不計其直貢殺之由是衆皆畏服乙卯以楊光遠為魏府
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
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
侯益為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
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使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
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馮暉孫銳引兵至六
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
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
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
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
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

曾孫也

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

楊光遠奏知博州

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

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

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以爲

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

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

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

吳遣行軍司馬張肱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暉大掠安州

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

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既而聞指揮使武彥

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

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

不問 吳歷陽公濠知吳將亡甲午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
兵攻濠濠射殺之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
州欲依之本聞濠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
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濠于外送江都
徐誥遣使稱詔殺濠於采石追廢為悖逆庶人絕屬籍侍衛軍
使郭棕殺濠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棕貶池州 乙巳赦張從
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
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贖還其家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
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
詔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
九月癸丑令謀卒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婁繼英

通鑑二百八十一
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
妃郭氏葬之 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冬十月甲
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追尊太祖
武王曰武皇帝乙酉遣右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
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
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丁亥立徐知證為江王
徐知諤為饒王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
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立
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
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
皆取於仙經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
等十二人皆降爵為公而加官增邑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

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
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
齊丘雖為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愠對聞制詞去布衣之交抗聲
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
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
請遷讓皇於它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乙巳立
王后宋氏為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為諸道
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閩主命其弟威武
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 十一月乙
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
公主則流涕而辭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為吉王景達為壽陽
公以景遂為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 戊

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 安遠
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
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帝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
欲授以它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
全表漢筠病未任行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仁沼忠義之士
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
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
篤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詔加馬希範江
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
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
尋兼政事令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

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
遂參判尚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為左
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
信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赦論
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
者幸免直者銜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覆
之帝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
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
乙未復降御札趣之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
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為銅
器故禁之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
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

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
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
它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
而已從之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
唐主咎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
亦亟以爲言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
爲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
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
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
統軍王輿爲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
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宋齊丘復自陳爲左右所間唐
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弃之

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詭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況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

之 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殊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
秦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
定 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八月帝
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
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
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
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
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
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
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
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
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

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主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為祁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契丹遣使詣唐宋齊立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比潛遣人殺之欲以閒晉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眾素

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契丹遣使如洛陽取
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
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
天雄軍府事已巳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
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餘
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
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外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
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
同反從賓敗奔廣晉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
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既降帝
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
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

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冬十

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

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復以汴州為開

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

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謂人曰吾老矣安

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初郭崇韜

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

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

來光遠奏請多踰分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

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

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

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為樞密使 太常奏今
建東京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 戊
戌大赦 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羨
遣使以賂求救於漢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
為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于海門為
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
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
弘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
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
遁弘操逐之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漢兵大敗士卒
覆溺者大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先是著作佐郎侯
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倣

之孫也 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
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有商人
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河決鄆州 十
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丙午以閩王昶爲閩國王以左散
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
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旣襲帝號辭
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
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
也閩主怒黜爲民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
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
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辛亥
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於

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丘帝慮契丹爲後世之患遣前
淄州刺史汲人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以河
南尹高行周爲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使王廷涓爲彰德
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永清節度使廷涓處存之孫周鄴
都人也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
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
境不從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
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仍令鹽鐵頒
下模範惟禁私作銅器 立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爲鄭王充
開封尹 庚辰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
令缺漏 辛丑吳讓皇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皇帝
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爲齊王 鳳翔節度使李從曦厚文士

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
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曦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
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盡誅
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有以新羅本第一百八十一

新羅本第一百八十一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通鑑卷一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巖學兼備讀學藝擢學士掌書禮部司馬

光奉

勅編集

後晉紀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為樞密副

使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甲寅以義成

節度使馮暉為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彊大暉

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為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留之不遣

封內遂安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

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

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

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已
卯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
凡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李建勳之
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經入哭盡哀如父母之喪辛巳詔國事委
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祚合
享禮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
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
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
自幼託身義祖鄉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
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
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爲宰相遂
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唐主又以歷

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遂從之 盧損至福州閩王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受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以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當相見上國耳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爲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己未詔歸德節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柰

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上遣供奉官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上怒曰朕踐阼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免死 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為奉化可汗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不許 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從恩為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郎

中司徒詗工部郎中顏行並罷守本官然勲臣近習不知大體
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者皆貧碎
復以李專美為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為兵部尚書馬胤孫
為太子賓客房暉為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 閩主忌其叔父
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
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為變閩主不復詰使興帥壯士就第
殺之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
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
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
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 辛亥唐徙吉王景逵為壽王立壽陽
公景達為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
知諤卒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康化

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珣稱疾罷歸永寧宮乙丑以平盧節度使
兼中書令楊璉為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從之唐主將

立齊王璟為太子固辭乃以為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

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楊二州牧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

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以弟繼鏞判六軍去

諸衛字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

長春宮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

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為

之耳府廡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

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

也戒之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

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

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爲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
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
與重榮姻家甲辰徙遇爲昭義節度使 乙巳闈北宮火焚宮
殿殆盡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 丙辰敕先令天下
公私鑄錢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
鑄 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
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爲
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
難亡在契丹至是義武缺帥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
地如我朝之法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
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爾
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

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涓為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契
丹怒稍解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康宗立
更募壯士二千人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
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為長
夜之飲強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
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為狂愚以
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閩主
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
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
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郊私告
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以攻閩主使人迎
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獨宸衛都拒戰

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陔莊飲以酒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奔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改元永隆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弒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閒道奉表稱藩于晉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

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閩王曦既立遣使誅林
興於泉州 河決薄州 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
寅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帝嘗訪以
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
而已帝以為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
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群臣無與為比 己
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
士愁引蔣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
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勅
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癸未以唐許王從
益為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從益於宮中奉王淑妃
如事母 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康宗

遺執政書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 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傳弘侖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堪弘億弘儀弘偓弘仰弘信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遙折來使遂如吳越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

通鑑二百八十二
六
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劉劼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
山寨石崖四絕劼爲梯棧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
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
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
家 十二月丙戌禁搆造佛寺 閩王作新宮徙居之 是歲

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通
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
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
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
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

鉄鎖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 楚劉勅等因大風
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將大錦深山乙未
遣其子師曷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庚
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
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
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
節之有上悅 劉勅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
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勅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
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
狀於上立之溪州 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平陵還
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追封諡曰弘農靖王 閩王曦既立
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

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戎兵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戎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達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達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王戊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達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爲鄴都留守徙彥威爲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爲昭

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昭義徙建
雄節度使李德琬為北都留守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
從進恃其險固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招納亡命增廣甲
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
州帝使問之曰朕虛青州以待卿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
移青州置漢南臣即赴鎮帝亦不之責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
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達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
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達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
寨建人未涉水行直及將士奔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
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母昭裔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

鹽鐵業判度支 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為安遠節度

使 甲子吳越孝獻卅子弘傳卒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

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

于城之西北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閩王閩王以泉州刺史王

繼業為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遣輕兵絕吳

越糧道會久雨吳越軍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

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胡漢筠既違詔命不詣闕又聞賈

仁沼二子欲誑諸朝及除馬全節鎮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給金

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

以為必有異圖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於唐金全

從之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宋陳蔡曹濮

申唐之兵討之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為之副審暉審琦之兄

也李金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癸卯唐李承裕等引兵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為承裕所奪承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自應山進軍大化鎮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於雲夢澤中虜承裕及其衆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及其衆千五百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業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

陳于城外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及李承裕逆李金全
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
恨累日自以戒赦之不熟也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
敗不受復送於淮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又曰軍法
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唐主遣戰艦
拒之乃還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
領之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
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何必棄民以資敵
國乎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宦者
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為羹某日市肉為
齋何為蔬食宦者慙服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
數苟非培民刻軍安得羨餘邪秋七月閩王曦城福州西郭以

備建人又度民爲僧民避重賦多爲僧凡度萬一千人 乙丑
帝賜鄭元弼等帛遣歸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步副都指揮
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
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己巳詔贈賈仁沼及桑千等官
遣使誅守榮於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丁巳唐
主立齊王璟爲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 太子太師致仕范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
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爲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
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
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
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
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

通鑑三百八十一
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唐齊王璟固辭

太子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丁卯以翰

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巳鄴

都留守劉知遠入朝 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

餘頗多上曰法外稅民罪同在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翰林學士李幹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

於中書舍人澣濤之弟也 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

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

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度使進爵

東平王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

令 壬寅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

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勸唐主巡東都乙巳唐主命

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丙午罷仁規爲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庚戌唐主發金陵甲寅至江都 閩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十一月甲申以曦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

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威武軍
福州也乃以建州為鎮安軍以延政為節度使封富沙王延政
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 二月壬辰作浮梁於德勝口 彰義
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素為彥澤所厚諫止之
彥澤怒射之左右素亞式從而讒之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
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
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
測帝不得已與之癸巳式至涇州彥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
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 蜀自建國以來節度
使多領禁兵或以它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
不治民無所訴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
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

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
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德軍散
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
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 夏四月閩王曦以其
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
政通謀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 唐主
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為宣徽副使 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琬
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入朝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
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許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
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
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
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

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爲聲援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蜀主乃辭之又求援於荆南高從誨遣從進書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荆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刺遣輕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爲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

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豐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

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
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旣絕則當
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
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
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
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其著彼無間隙
而自啓豐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
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
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
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
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豐而動則動必
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

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茲謀帝
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滿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
爲憂 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
賜死於郊外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爲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
業通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
弟也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
保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章州
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匡範請
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曦宴羣
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
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進貨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

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寘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唐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䟽言事意其留中旣而唐主下有司施行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私第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以北京留守李德珣爲鄴都留守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柰何

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調其乏 閩王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
節度使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
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王使者
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
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王曦
惡泉州刺史王繼巖得衆心罷歸醜殺之 八月戊子朔以開
封尹鄭王重貴為東京留守 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使兼
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以為都指
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重威所至黷
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
多也 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詔諭安重
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弃君與親吾因契丹得

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德安曰弘佐雖少辟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為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為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弘佐為節度使時年十四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

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
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
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
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辛酉滑州言河決 帝以安重榮
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
彥詢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
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閩主曦以其子琅
邪王亞澄為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 劉知遠遣
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今去安重榮歸朝廷
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
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
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

重榮已爲天下所弃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
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于知遠知遠處
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
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鞞契苾同起兵旣
而承福降知遠達鞞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閩主曦即
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 帝之發
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帝曰卿意
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
名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廷翰
以聞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聖都指揮
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於
葉縣以討之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丁丑以西京留守高

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張從恩
監焉又以郭金海爲先鋒使陳思讓監焉彥筠滑州人也庚辰
以鄴都留守李德琬權東京留守召鄭王重貴如鄴都安從
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從進不能克而退
癸未從進至花山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從恩
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
守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屨盥頰用鐵盥暑則寢於青葛帷左
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
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
調兵興役及它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
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
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

通鑑二百八十一
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二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為齊王充鄴

都留守以李德琬為東都留守 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

事詔荆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

千至南津楚王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

入漢江助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佖之子也 安重榮聞

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

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

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

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

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

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周為馬步

都虞候 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焦繼

勲邀擊敗之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
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
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
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
威從之鎮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胄
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
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
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
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
庚子冀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 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
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庚戌
制以錢弘佐為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